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一

古杭山陽瞿佑宗吉編著
清江書堂楊氏重梓刊行
書林正巳詹吾孟簡圖相

水宮慶會錄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閒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繡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滸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揖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蹐退遜廣利王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黿參軍鼈主簿者趍出奏

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覩厥初乃
者分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敝居僻陋黿鼉之
與處魚蟹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闡揚帝命今欲別搆一殿命
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
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
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并鮫綃丈許擺善文前善文俛首
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
物之內神為最靈既屬香火之依歸可乏廟堂之壯麗是用重
營寶殿新揭華名掛龍骨以為梁靈光耀日緝魚鱗而作瓦瑞
氣蟠空列明珠白璧之簾排玳瑁挾青雀黃龍之舸艦瑣窗啟而海
色在戶繡闥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滇南濵八千餘里大商
地厚乘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受江湖之獻納天吳
風紛紜而到鬼國羅剎以第而來歸然若帝靈光美哉如錢[illegible]
福涉滄溟而引颶然求壯宋凱叫閶闔而呈琅玕宜興尊顯遂



爲短唱助歡情梁拋梁東方丈蓬萊指顧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雞啼破日輪紅拋梁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夜瑤池王母降一雙青鳥向人啼拋梁南巨浸漫漫萬族涵要識封疆寬幾許大鵬飛盡水雲龕拋梁北銀星燦爛環宸極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貼一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拋梁下水族紛綸歸德化清晏頌聞拜辭江神河伯朝靈宿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闕憑天上之三光袞衣繡裳肅人間之五福書畢進呈廣利大喜卜日落成發使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書曰三神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鵾躍後先長鯨大鯢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弋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佩威儀極儼恪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敘暄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

殷角方欲異三神叙禮忽東海廣淵王之後有一從臣鐵冠而
長鬚者號赤鯶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為三
王而設斯會雖江河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其禮可謂嚴
矣彼白衣而末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廁乎也廣利曰此乃
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
在此爾廣淵王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鯶公乃趨
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擁明璫曳輕裾於筵前
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
蓉振瑤環兮瓊珮璆鏘鳴兮玲瓏衣翩翩兮若驚鴻矯矯兮
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斜日照兮芙蓉蕖獨立兮西復東羌可
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舞竟復有歌童四
十輩倚新妝飄香袖於筵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桂棹
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頭兮玦兮別浦解兮珮兮芳洲波擢
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兮吹鬢

四海龍王請宴善文

歌起兮綠袖揮，翡翠散兮鸞鶴飛，張筵秉兮為蓋，羅綺繽紛兮為衣。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晉樹兮華兮樂不可以終極。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吹玉龍之笛，衆樂畢陳，觥籌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覩盛儀，而又幸遇大君子在筵，光彩倍増，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敢辭，遂作水宮慶會詩二十韻，詠：

帝德乾坤大　神功嶺海安　淵宮開棟宇　水路息波瀾
列爵王侯貴　分符地界寬　威靈開闢奧　事業保全完
南極常通奏　炎方久授官　登堂朝玉帛　設宴會衣冠
鳳舞三簷蓋　龍馱七寶鞍　傳書雙鯉躍　扶輦六鰲蟠
王母調金鼎　天妃捧玉盤　杯凝紅琥珀　袖拂碧琅玕
座上湘靈舞　頻將錦瑟彈　曲終漢女至　忙把翠翹[illegible]
瑞霧迷珠箔　祥烟遶畫欄　屛開雲母瑩　簾捲水晶寒



共飲三危露　同餐九轉丹　良夜宜酩酊　樂事擬盤桓
異味充喉舌　靈光照肺肝　渾如到兜率　又似夢邯鄲
獻酢陪高會　歌吟得盡歡　題詩俾勝事　春色滿毫端

詩乞進呈璽閻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俱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瓈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爲潤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爲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爲意棄家求道遍遊天下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於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群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



[illegible]道趙福州將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
[illegible]當備用盡減[illegible]門戶漸次自貧大窘然
[illegible]道途衣裳藍縷窮覩憔悴不改舊風也乃[illegible]
[illegible]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
[illegible]以不相識不肯和拜通姓名[illegible]退之入
[illegible]之邀入酒家而歸明日再往酒家三盃而已後
[illegible]不言銀兩之事自覺遲留旅寓荒凉妻孥忌
[illegible]役人所幹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縛即便不出一
[illegible]所望也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從已衆之
[illegible]欲移日繆君還曰向者承借路費錢心不忘但一宦
[illegible]傳以微薄故久遠至今置不問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
[illegible]出自窮窘然因與君共同鄉里自小交契深蒙承命
周[illegible]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
但[illegible]之後君與之其然終不討無求亦不較惟望責其[illegible]



艰使御致力焉自欲雅々而武惟其言辭矯委貿然若此孫宇緇衛進退難步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温言接之然無一錢之惠殷勤推託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菴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憇息菴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來頗久與之敘話因而情熟時値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窘無聊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邇妻子飢寒要一錢雖無儲聚尚者銀兩分不敢求但願斗米而活涸轍之枯下舍猶而投繫孫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矜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叩頭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吾可分家中所餘俸祿米二石又錢二錠令人馳送於宅以爲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爲怪且又厚三叮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孥至日果候望自實端坐於家令稚子於里門視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視焉則過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走往



聞之則曰張員外之館舍有者也默然而返頃之雅好孟又從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呼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曜狂客者也漁然而歎如是者凡數度卒然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乃為所誤狂求索薪供不及雞妻子相向而哭自度不勝其憤除痛白刃坐以待旦雞鳴鼓絕延投繆君之園將候其出而剌之是時殘夜未盡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怪獸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操刀劍或執棍棒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傲之頃則有實積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擎幢蓋或舉旌旛和容婉色甚恭安開軒轅翁匾訊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詢之則自然兩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怒怒而回之緩緩也頃得一聞負實不敢隱具言繆公之不捐令我狼狽今早實懷利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況渠且又有老母在堂今

自實負人間与緣君取財

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備撫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八角井中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微徑僅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洞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門上有牌金書其傍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illegible]閒無人跡惟聞鐘磬之聲隱隱於雲外飢餒殊甚行不能前因小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佩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途滋味備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謬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



布衣賤士生世四十日不知書平生未嘗妄為不國何有章識之說乎道士曰子飢為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豁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草西番詔為大都興聖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貪婪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總



略不問所畧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粗撫加其体縲絏繫其頸觸肉穢骨得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叩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以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脩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乃攜妻子徑往福寧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钁之際鏗然有聲發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逆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潛搜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官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



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為屬郡二子來往其間大言雌辯流輩傾服人亦許以侯望風承接唯恐居後余有詩曰

進髮衝冠感一怒　西風凉透鸊鵜袍
仰天不敢長噓氣　化作江霓萬丈高

胃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書生豈合老林泉
袖中一把龍泉劍　撐住東南半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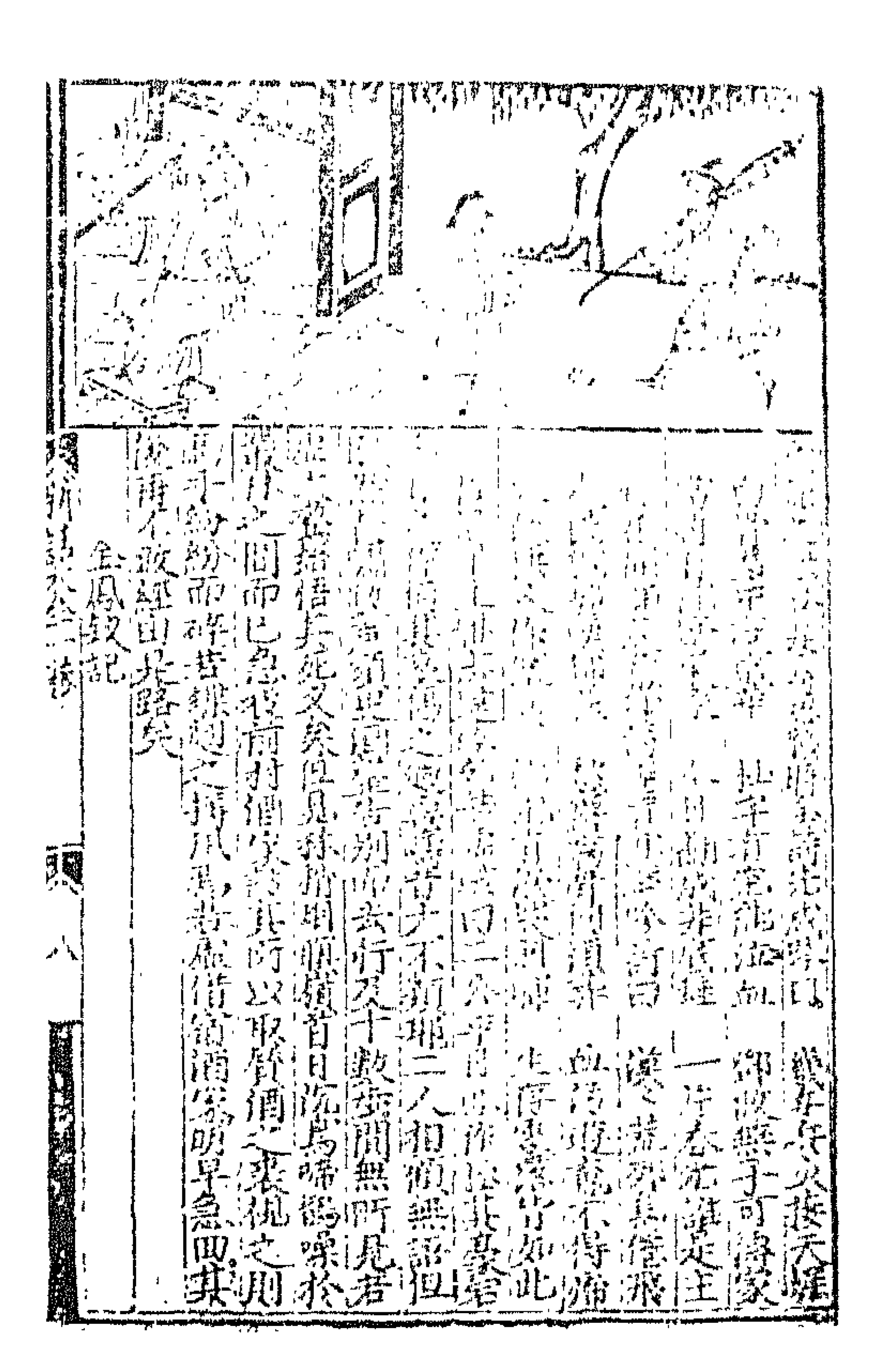
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吳元年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皐起兵搖張氏二子自以嚴莊高讓為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死洪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荊而坐於野談論逾時余慨慨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揚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畢劉毗並為漢魏亂臣臨死乃云



我幸在家鈕萊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果爾何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織中錚錚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更稱臣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業卒受誅夷劉文静啓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金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披緇逃遁隱跡題詩云鐵衣著盡著僧衣

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

賈笑曰據如此吾輩當愧之矣金還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衆僕於近村貿酒而飲數巡肴盡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章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



[illegible]驚[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家

[illegible]一[illegible]主

[illegible]讒[illegible]

[illegible]得痛

[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不斷[illegible]二人相顧無語但

[illegible]別而去行及十數步顧無所見君

[illegible]猶借其死又終日見[illegible]首日沉為啼鴉噪於

[illegible]一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求所以取醉酒一衆視之則

[illegible]紛而碎[illegible]持爪[illegible]借鉛酒[illegible]明早急而觀其

[illegible]而不敢經由其路矣

金鳳釵記

小姑娘林舟認親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為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豈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歿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



興哥入長安舉由約

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墳祭舉家上塚興娘妹慶娘年十七是日與家眷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而歸天色昏黑崔生於門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是金鳳釵一隻欲納還內則中門已閉不可得入生還小齋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身孤單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免強起開視之則見一女姝儷立於門外開遽搴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即不識妾耶妾乃興娘之妹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郎君拾得否即同崔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出去之自是暮

興哥自拜見娘父母叙旧

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側小齋又有一月半餘忽一夕謂生曰黃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跡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之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見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旦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討舫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果見金榮住處其家發富見為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側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拜生在堂而拜認生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於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下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蓋出於不可



已也今則稚穀既後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期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別卻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逃竄一年今遽與生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可先往覘之妾乃艤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女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此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迎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櫛侍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不知其故遽出此言頗聞開陳釋我疑慮生乃告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乎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過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息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



女卧病在床今及一載饘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然雖不信即令家僮馳往視之至江舟邊並無所見防禦大怒崔生責其妖妄崔生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興娘殯葬之殮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欻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辞嚴侍遠葬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闔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靜舉止即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娘〻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防禦聞其語乃許之即斂容拜謝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客慎無以新人

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起疾病即除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始覺如夢寐不記也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金鳳釵貨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賫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真性柔和宜善視之生聞之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聯芳樓記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閶闔門外以糶米為業有二女長曰蘭英次曰蕙英皆聰明秀麗能賦詩文遂於宅後建一所樓以處之名之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僧雪窗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邀請繪畫於上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曰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

一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新
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團　姑蘇臺下水潺潺
月落西邊有時出　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
西施去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歸何處　不及真娘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層層　夜靜分明見佛燈　約伴燒香寺中去
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　烏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裏鐘聲早　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余柑三寸黃
笠澤銀魚一尺長　東南佳味人知少　玉食無由進上方
荻芽抽筍楝花開　不見河豚石首來　早起腥風滿城市
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　青黃變色過年光
妾似柳絲易憔悴　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
鴛鴦並宿幾曾孤　生憎寶帶橋頭水　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綰鳳髻綠如雲　八字牙梳白似銀　斜倚朱門翹首望
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天　闌干曲曲畫屏連



□□□□□□□□不去兩□唱□□此作亦皆稱美其才
鐵崖見其稿手題二詩於後詩曰　錦江只說薛濤牋
吳郡今傳蘭蕙篇　文采風流知有日　連珠合璧照華筵
難弟難兄並有名　英英端不讓瓊瓊　好將筆札春風句
寫入□□□□□□詩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復
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
有鄭生者亦甲族也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興販郡至此日泊船
於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
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二女在樓
窗隙窺見之以荔支一雙投於生下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
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
河傾俯視船檻卻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
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
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室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一

蘭英即芳枝時花枝侑詩一首與生詩曰

王砌雕欄花兩枝　相逢恰是未開時
嬌姿未慣風和雨　分付東君好護持

詩畢次女亦吟一首

寂寂香燈燭影低　枕屏搖動鎮帷犀
風流好似魚游水　纔過東來又向西

生至晚秉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三女。吟詠頗多不能盡記。生有以出無以答。一夕見枕旁匣中有劉溪玉樓織錦箋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　芙蓉芍藥兩邊開
此身得似偷香蝶　游戲花叢日幾回

二姊妹得詩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長女吟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　明珠無價玉無瑕

吟二句。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　乘興難同訪戴家

長女又續後句詩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　瑤釵墜枕鬢鬅鬆

次女又結後句詩曰

他時漏泄春消息　不悔今宵一念差

詩訖遂成鄙句一豔。又一夕宇寢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江河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敗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



此所遂分之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再合也因嗚咽泣下二女曰妾之謝塵自知非明文豈閨閣粗通經史非不知韓苑之可醜但情之所鍾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暮情水生失於自持兹者偷期窺之密自敵卞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諧花燭求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郎君從仁妾雖女子討之審矣他日幾事彰聞穢遭責若徒從所請則終忝其帰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生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發生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佳少年才貌亦可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諭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贄以為婿是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為掌記云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二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二

古杭 瞿佑 宗吉 編著
書林 揚氏 清江 重刊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譔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死死之三日而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譔聞之尤其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汚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貲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令狐譔吟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得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佑助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都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猙獰徑至其前曰地府奉追譔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將譔入門遥望殿上有王者冕服據按而坐二使挾譔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譔已至即聞王者厲聲曰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為誑辭謗我官府合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拽令去譔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譔乃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鑒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譔前逼其供狀譔問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如何誹謗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譔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情其過曰

伏以混沌二氣初分天地之刑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

眞司命詳供責仙神罪狀

自中古始聳多端狀僧吊以通神誦經文而諂佛於是名山大澤咸有壇揭古廟叢祠亦多主若蓋以群生咸勢叛類宜頑或長惡而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强凌弱恃富吞貧上不孝君親下不睦宗族貪財好義見利忘恩天高門而九重莫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刀山燒舂磨之獄具輪廻報應之科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譔者三才成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蹇時乖偶以不平而鳴還獲多言之咎悔噬臍而莫及恥搖尾而乞憐今蒙責而罪名逼甚狀伏批龍鱗探龍頷豈敢救生料虎頭編虎鬚因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監之供乞什王覽之已畢批曰令狐譔特論頗正難以罪加秉至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



實爲有理可特放還以彰忠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於獄復遣二使送譔還家譔懇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爲業雖聞地獄之事不以爲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一使曰欲觀亦不難但票知刑曹録事耳即引譔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録事中坐二使以譔入白録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籒不可識譔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峩黒霧張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面青絲紺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剥皮刺血剔心剜目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刀剖其胷腹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爲洗滌譔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爲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究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躰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趦趄未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藉譔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御



而於不識而作亦乃不守疆界致使惑衆故令化為異類幽冥以報人爾後至一四顧曰謂國之所見有數十人坐鐵床之上身皮焦指以看君為御[illegible]之二使指一人示謂曰此即宋朝[illegible]秦檜也誤害忠良欺誑其主故受重罪永無出期其餘亦皆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即驅之出令毒蛇噬其肉飢[illegible]鐵丸渴[illegible]銅汁至三百年後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復令形[illegible]為却不可出則矣譔觀之不回思求回之二使送之至家[illegible]謂曰勞君遠回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譔亦大笑欠伸而覺一身冷汗乃是一夢也及旦去和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烏老乃三更而逝之矣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粗通書史以端平年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憩於溪[illegible]中途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林陰翳進不知止且語

逸章入天台山採藥

孫興公之賦而發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行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亦不及還矣躊躇之間忽澗水中有巨瓢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遂緣澗而行不里餘至一洞口以巨石爲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田疇桑竹雞犬之聲雞鳴桑麻掩映儼然一村莊也見逸至驚問曰客爲何至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自稱太學陶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嗥魑魅之所遊日又晚矣君固相排是見溺而不援也乃邀逸歸其家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莊也敢問上舍蹙然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旋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來居於此矣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太學



居寧波府以講周易為業例推度宗朝府學堂試一發中薦選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宗皇帝崩太后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改元德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為春葉脫為秋不知今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當今

天子聖神文武繼元啟運混一華夷國號

大明太歲甲寅則逢攝提格之歲改元洪武今之七載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乃為

大明之世也願客與我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即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建至正丁亥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大明肇號洪武萬年之七年也盖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遂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明日殺雞為黍以進盃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闋歌以侑觴曰

漫說黃粱熟慨人間曲吹別調棋翻新局一片殘山并剩水幾度英雄爭鹿算到了誰榮誰辱白髮書生差耐久向林間嘯傲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東風摧盡家燕子飛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尚在不帶看花之福但兎葵燕麥盈目浮世光陰容易過嘆浮生待足何時足樽前有酒且相屬

歌罷復與逸語前宋舊事上不厭乃言寶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宗擢爲舉首謂似道當國築第于葛嶺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又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二置之園中見其馴擾可愛遂以其人為本郡守襄陽之圍呂文煥遣人以蠟書告急於朝其人匿於似道曰襄陽之

設酒宴奢逸

圍六年矣勢孤而衆漸瓦解而覆亡在旦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太
平迷戲玩德一旦虜騎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安得久有北宮
青朗遂抹而死鬭堂乃太后之淫潑宮無比皆夜宴客設水
晶簾燃沉香火以徑尺瑠璃盛大珠四顆光照一室不用燈
燭優人獻誦歌語有黃金七斝酒器重千數斤卽於座上賜之
不吝謝后臨朝憂矣頷東南一人擎之方若不勝蹶而復起者
三已而一日壁地傍有一大赤之而本覺而偏訪于朝得二人
焉獸狀極　擎夫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
萬里。去國都民送之郊外者以千計。擎輅不忍捨去。城門既閉
皆宿于野賈似道出徽御白銀鎧真珠馬鞍千里馬二。一獻賈
府之卽一載制葬府隨軍賞給以黃伯羅之都民罷　而觀出
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諜而不斷家鉉翁
飾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密其最優者文天
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以證歷可驗是文適又宿焉明日出遊

丈人復爲古風一篇以餞行曰路云曰。建炎南渡多翻覆
泥馬逃來御黃屋。盡將舊物付他人。江南自作龜茲國
可憐行酒兩青衣。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
黃龍塞上朔風吹。東窗計就通和好。鄂王賜死蘄王老
酒中不見劉四廂。湖上須尋宋五嫂。累世內禪罷言兵
八十餘年稱太平。度皇晏駕弓劍遠。賈相出師鼙鼓驚
攜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門捧頭哭。毀車殺馬斷來蹤
鑿井耕田聊自足。南鄰北舍自成婣。二姓相通永諧續
遊嬉彷彿朱陳村。不向城中供賦役。只從溪底長兒孫
喜君涉險來相訪。問話前朝九節杖。時移事變太忽忙
物是人非愈惆悵。感君為我暫相留。野蔌山殽備獻酬
舍下雞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篘。君到人間煩致語
今遇昇平樂安處。相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古風題訖遂送出路口再拜而別。既治途每五十步插一竹



滕穆生玩遊名山仙境

杖以記回路之途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攜殽饌率家僮輩前往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絕無蹤跡往來于樵溪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巖猿哀叫而已竟惆悵而歸逸今上會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許蓋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詠為衆所推重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芝石屋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

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頹毀，惟瑞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下，凭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　重來憶舊遊　徵歌調玉樹　閱舞按梁州
徑狹花迎輦　池深柳拂舟　昔人皆已歿　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即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　相逢絕代人　嫦娥辭月殿　織女下天津
未會心中意　渾疑夢裏身　願吹鄒子律　幽谷發陽春

吟已，遽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敘，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年二十三而歿，殯此之園側畔。今晚因往西



[illegible]賞月地樓坐久不覺清漏聲殘令郎君於此久待郎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絪席酒果來女彼見也如此郎君久至不可女言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攜茶甆饈饌至錦衣中庭前白玉環花將碧琉璃盞釅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歡飲笑談前情姚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何者鄉望仙侍郎賤妾口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撰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記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前重携手來拾花釵幽歡難繼鼎流水嘆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榭天非酒露斷堤楊柳拖烟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歌畢姚人悄然垂淚生以言謝解仍徵詞挑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姐謝之人久為塵土華得奉事巾櫛雖死不朽且郎君適間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寧只

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識良久月隱西垣何與東嶺郎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妾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此西軒可也遂携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淚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所瘞也生感嘆邇時追慕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間爾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日晝亦見生遂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侍奉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耳生與之同回鄉里凡親識紿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敖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勤於守已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親戚賀生得內助待之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因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



已閱三秋今願得偕行以執巾櫛生許諾遂僱舟同載而抵錢塘僦屋以居。至三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今日之期欲與君同往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嶺蓮開南浦露柳煙梧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趙氏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遊蕩數年已極人間之歡獨不記念舊侶乎三人入園又至西軒而坐美人忽然悲泣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嘗深歡又嘗求別生曰何故對曰止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禮律以相從爾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逾越若更遲留須當獲譴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悲惋悄然亦非倏然悵惘不覺因山寺鐘鳴水村雞唱急起與生為別解所



滕生致祭行美人墓

御王指環褻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匆匆而去然猶頻頻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殽醴揔焉於墓下生作文辭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拔萃超群固異姿於仙聖鍾秀氣於嶽坤爽然若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狐兔之群棲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拋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於前精靈不泯性誠長存不必仗少翁之奇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騰彩之翹金泥蛺蝶之裙聲玲玲兮環佩鳴謁謁兮蘭賤妾欲同歡以偕老詎可以合而復分於是路如遠波之棧起于毋雖縕之慨何之而縋所觀如之而不復闈帳幾會之莫續緣綿事之難合胡鷃柳哀風之所兩桃花夜雨之閉風情斷殘夫魂魂哀怨結兮魂魄兮骨灰杳而雁歧心緒亂而紛紜維寄是而奉尚恍惚於斯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寄居嫁待元夜觀燈王生守之訖從此與絕矣獨居旅邸如喪魂魄將試期迫亦無心入院開長吁嘆息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遂不復還不知所終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耦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



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帷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髑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一柩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竪寒栗遍體奔走出寺不敢



喬生與女故叔之舍道相遇回顧見燈措狼狽鄰翁問之以憂怖之色可掬鄰翁曰玄妙觀魏法

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為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旦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來驚曰妖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不來矣一月有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於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遂死於柩中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外請於寺中問之於僧而發之死之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俯仰



即於柩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一十七權厝於此舉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攜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涉歷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憑几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嚴衆曰某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始釋然道人曰吾老矣不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



歘見黃巾被金甲雖長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說[illegible]
[illegible]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為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
驅之至[illegible]即[illegible]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
鞭箠撲撻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
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略於此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
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
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
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
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染素成胎墳壠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
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
計豈敢為妖



拱畢將吏取是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
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
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殁妖豕啼野
而齊襄殂降禍為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十地
列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剎不得肆其
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夭陰
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嘯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覩媚
蠱狗苟羊狠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
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婬生可知矣況金蓮之怪誕假盟器
以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威鶉奔奔而無良
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
燬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求照供明詞已具主者奉行
急急如律令



即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為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詢問其故其法師則口瘖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渭塘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蘆交翳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群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螯之蟹鱠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柑蓮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



王生往於江畈祖四卅

抵舍後欲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上下鉴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畜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陰婆娑靠墻結一翠柄屏上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一隻銜綠香梵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瀟灑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牋四幅題詩于其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是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 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　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胡蝶西家飛
前歲櫻桃今歲結　鞦韆蹴罷鬢鬖髿　粉汗凝香沁綠紗
侍女亦知心內事　銀瓶汲水煑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　萱草花含金鳳觜　一雙乳燕出雕梁
數點新荷浮綠水　困人天氣日長時　針線慵拈午漏遲
起向石榴陰畔立　戲將梅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王生肆中与女歡吟

鐵馬聲喧風力緊　雲窗夢破鴛鴦冷　玉爐燒麝有餘香
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　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纖紅指甲　金盆夜搗鳳仙花　第四幅六
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簾旌雪花舞　金盤冒冷塑狻猊
綉幙圍春護鸚鵡　倩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寒上臉遲
妝罷扶頭重照鏡　鳳釵斜壓瑞香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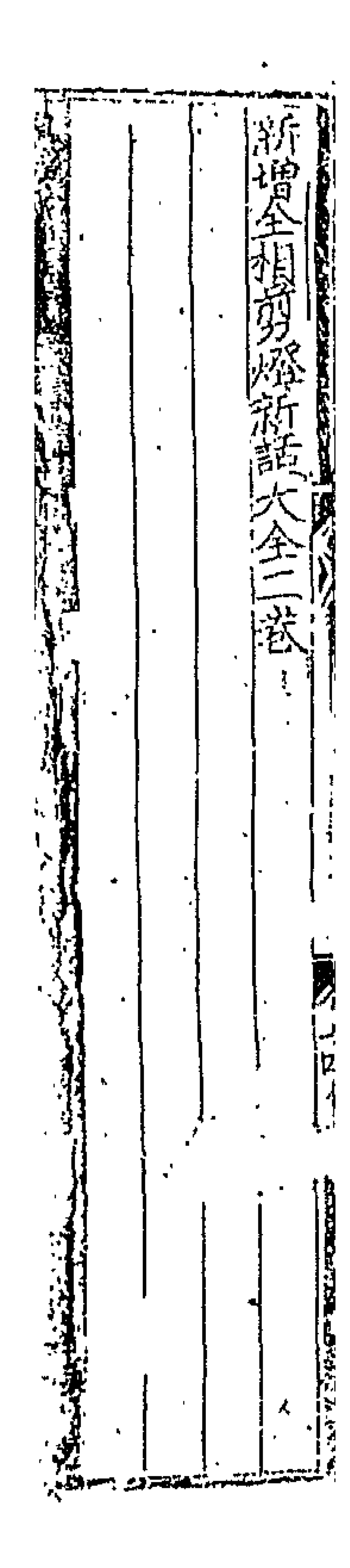
女見生至喚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鳴始發乃因用箋緘密封寄是後歸家無夕不往焉一夕見案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為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久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躰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　天人謫降來　風流元有種　慧黠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　如[illegible]能艷[illegible]　腰肢風外柳　標格雪中梅
合貪爭金屋　宜登七寶臺　妖姿應自許　妙質孰能偕
小小乘油壁　真真醉綵灰　輕塵生洛浦　遠道接天台
放燕簾高捲　迎人戶半開　鶯聲猶見面　荳蔻初含胎
不待金屏射　何勞玉手栽　偷香渾似賈　待月又如崔
單許秦宮奪　琴從卓氏猜　簫声傳縹緲　燭影照徘徊
容滴涵魚貌　爐深嘖獺媒　眉横青岫遠　鬢嚲綠雲堆
釵玉輕輕製　衫羅窄窄裁　文鴛遊浩蕩　瑞鳳舞[illegible]
恨積鮫鮹怕　歡傳琥珀盃　孤眠憐月姊　多忌笑何魁
化蝶能通夢　游蜂浪作媒　雕欄行共倚　繡褥坐相偎
吹蕉逢佳境　留環穫異財　綠陰鴛並宿　紫氣劍雙埋
良夜難虛度　芳心未肯摧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illegible]腮
漏滴何須促　鍾音且莫催　吹中行雨過　陌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否　愚夫可語哉　多生曾種福　親得到蓬萊



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成化丙戌歲祖再過其處則肆翁已亡延之入內生不測其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絕飲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飯餌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門閥氏族甚喜肆翁即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窓戶闥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容貌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叙吹簫之曲綉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齎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證以問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同叙諧老求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團圓可謂奇遇矣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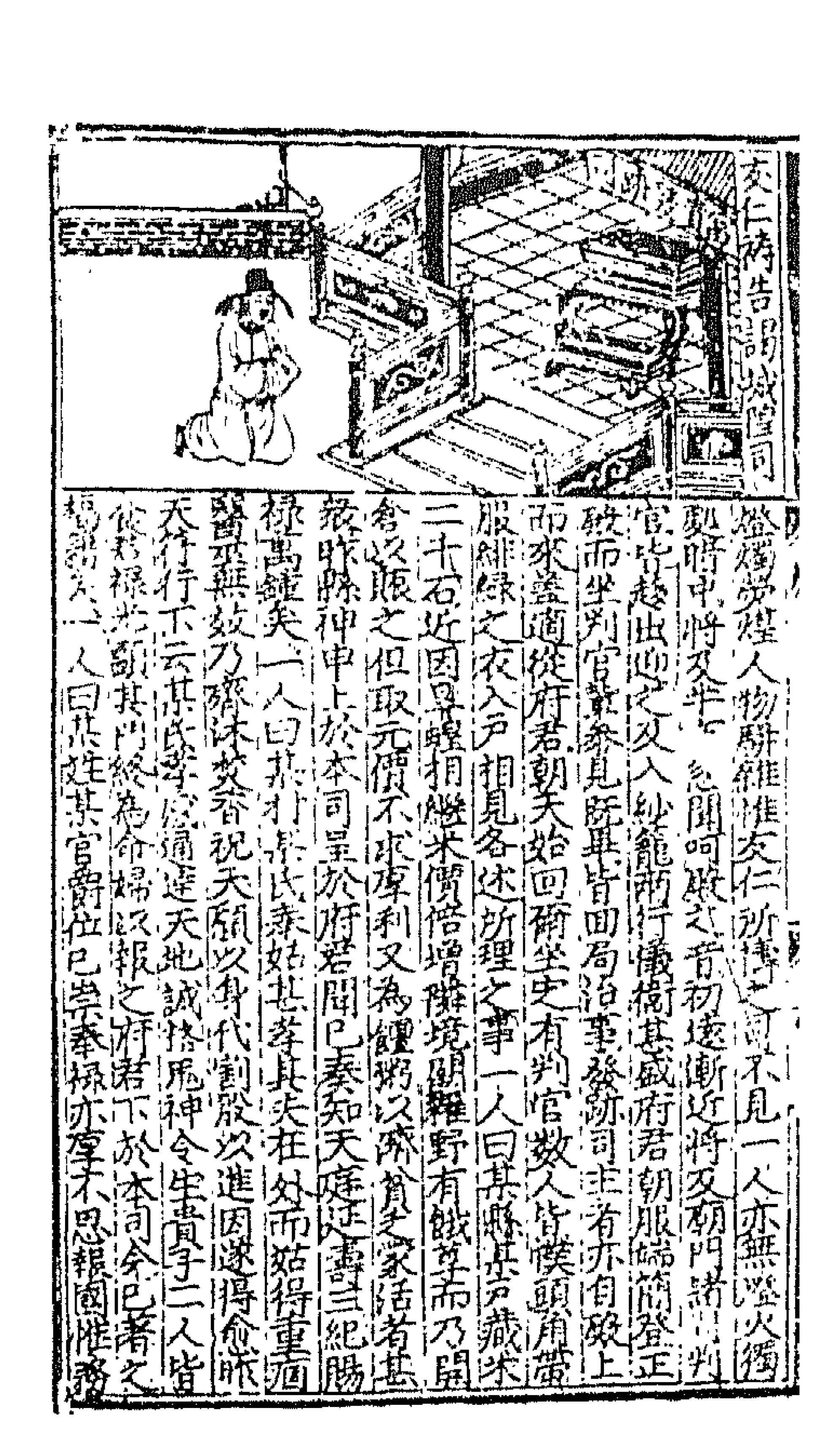


新刻增補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三

古杭瞿佑宗吉編著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為貧窶所迫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遍歷兩廡見一案牘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矣一寒若此爲飢餔粥飯一盂切無過用妄為之事然而孜孜汲汲常有不足之憂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飢出無知己之投動輒畜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厄艱難無所告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開求之無不獲是以不避詞責冒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告以尚求之事喻以未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携晦跡俾枯魚蒙升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于洪造如或前定有分否極無由大數既已難移天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應使得預知無復其於伏祭祀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



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棲之司則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黯時中將及半。忽聞呵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友人紗龕衙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登正殿而坐判官叙參見既畢皆回局治事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始回衙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幞頭角帶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闕糴野有餓莩而乃閉倉以賑之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饘粥以濟貧乏家活者甚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祿萬鍾矣一人曰某村某氏事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痼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天符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食天祿光顯其門終為命婦以報之符已下於本司今已著之籍矣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奉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

友仁至下後司主記錄

有親鄰錢三百緡枉法斷公事取銀伍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天庭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福故稍延數年使陰滅族之禍今又早夭命記注遷謫作侯府至稍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貧無厭務為兼幷隣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援賤價售之又不近其貨令其含怨而死宜府帖本司勾攝入獄聞已化生為牛於北鄉劉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敘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咄嗟長嘆而謂諸官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獄訟勸懲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統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眾問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闕所聞眾聖推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此衰季抑運數已定而莫之可逃乎眾皆嗟愍相顧而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



又命小吏取簿籍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脫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辭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友仁曰　遇日而康　遇月而發　遇雲而衰　遇雷而没

友仁聽訖接置之於懷內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外天色已曙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兵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錠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載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兵討之大師迭到月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於誅並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歷踐館閣翰省都可謂貴矣未幾選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搆於大官黜為雷州錄事友仁值判官之小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到任二年有朝廷使具牘以進友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何某揮筆



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電字，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遽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歎判官所述張輩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國朝創業淮西，攻鬭爭奪，干戈相尋，兩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皆隨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衡州，道由廟下，囊橐貧匱，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



永州酒神路遇毘應祥

顧見甲兵裝追者可千乘萬騎有分必死乎曰能誦玉樞經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峰謁南岳祠忽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騶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騶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珊簾內設黃羅帳燈燭熒煌晃若白晝嚴邃整肅寂而不譁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采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訟布衣蔬食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嚴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頃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踣幾為所及驚怖急迫無以伸訴以致得罪神靈誠非獲已吏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倏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擁一白鬚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



宣青詰之曰汝為一方神祇衆所欽奉柰何輙以威禍恐人求非祀饗逍此儒士幾陷死地會妾吾屋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實衆川野廟之神也然而常為妖蟒所挾已有年矣力不能制嚮職以久向者驅喝風雨邀求奠酹皆此物所為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孽無與而比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祇毋輒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扺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即閻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勘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難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処則殿宇神像蕩然無遺問於村野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伐伐之声驚駭莫測曉往視之則神宇已為煨燼二巨白蛇長数十丈死於林木之下



而投其首其餘蛔虺蟒蛇之屬無數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白晝閒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判府陰君對事即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一白衣締債丈夫形狀甚偉旬陳在世無罪為書生畢應祥往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殲夷巢穴傾蕩實苦甚應祥聞此言知為蛇妖挾讎指訴乃以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怪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是受苦降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下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時已而衡山府及永州城隍司回文具事與畢應祥所言實事相同方始詞塞王者殿上大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將白衣妖孽押赴酆都永不出世即令兆其數人驅押之去受其果報王謂應祥曰訴文得實勞君一往無以相報命吏取埋蛇籍簿來於應祥名下批判八字回還陽曰除妖去害延壽一紀畢應祥俯伏在階拜謝而退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耳

申陽洞記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産為鄉黨所賤天曆間父友有仕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得所樂焉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戶雖姻親鄰里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牕戶闥扃鐍如故莫知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妻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藉將及半載杳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麞逐之不捨逐逐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於巖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收雲暝虎嘯猿啼遠近黯然於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奮身投之至則塵埃堆積榱題傾頹鼠跡鳥跡交雜于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憩



下將以待旦未及瞑目忽聞傳導之声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静夜安得有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刼乃攀緣檁桷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首者頂三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徑據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械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獼猴之類也生知是邪魅取腰間箭搭彌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声而走群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則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縱由此而入生往來穴口偵將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傍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足尺不擇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牓曰申陽之洞守門者數十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相似見生驚曰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鞠躬作禮而告曰下界凡民久居城府以醫為業因是采藥入山採藥貪多欲得遠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於斯聞

李生射獵夜遇假精

尊靈乞乖覓脩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能治否
入治療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曰天也乎
請生於殿曰吾君申陽侯也昨因出遊為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
汝邀然來斯其天以神醫見賜也乃邀生坐於門下眼睛遂入
以告於內頃之出而衛報於生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
禍及股肱毒流骨髓危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
良劑起死病者存亡之恩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
死以待生遂從之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
一老獼猴臥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絕有美人侍側者三皆
傾城絕色也生診其脈撫其瘡說曰無傷也吾有仙藥非徒治
病兼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
有緣爾遂傾囊出其服之群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
拜於前曰吾信是神人今幸得遇吾君既獲仙冊永命吾等
獨不得沾乃主之賜乎生遂盡其所齎徧賜之皆踴躍爭奪惟



恐不預其藥壽之壯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鷙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群妖一時仆地皆眩無知矣生顧有寶劍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族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為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之女非妖魅也不幸為妖猴所擄至此況陷坑穽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除害去妖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郡邑良家之女其三亦係邊廂之室女也生今日能除去其群妖然無計而可出惧悶之間忽有一老父并領數人不知自何而來皆身被褐裘長鬚皓髮為喙惟一白衣者居前向生拜曰吾等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擄力能弗敵奔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敵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取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曰君等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爲弱耶白衣老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



白狂猘兒若彼之貪婪肆暴皆人禍物今其稔惡不已罪當夷滅蓋亦殛罰於天假手於君爾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既為猿等故窟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誰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淒雨之聲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群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扣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以女納之為婿其二女之家亦傾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脩飾以求狎暱焉至正日閑暇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



望日會于鴛湖凌虛閣避暑，諸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吟詠其愛卿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　紅蓮不及白蓮香
一輪明月天如水　何處吹簫引鳳凰

其二首詩曰

月出天邊水在湖　微瀾倒浸玉浮圖
掀簾欲共嫦娥語　肯教霓裳一曲無

其三首詩曰

手弄雙頭茉莉枝　曲終不覺鬢雲欹
環珮聲聲飛仙過　願借青鸞一隻騎

其四首詩曰

曲曲欄干正正屏　六銖衣薄懶來憑
夜深風露涼如許　身在瑤臺第一層

愛卿詠詩已訖，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名族，父亡母存，家貲鉅萬，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脩，家法甚飭，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思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



趙子礼完羅愛卿

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祈你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古人所謂事親之日多報劬之日少君宜當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亦可不早歸爾送子遂下日為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歌此詞以拼觴為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歌以侑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真相聚慇勤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為感泣趙子亦爲解纜而行至都則尚書以病阻無所投托遷延旅邸又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

子別愛卿尋親故

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奉，求神禮佛以追其災，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遘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苧村。既葬，旦夕哭臨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紿之，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乃以繡褥裹屍，瘞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款，浙省楊參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鴞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

即夫聞乩中語愈然痛悔乃西掃而息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
江招柳澄揭揭若若而於道呼而門之備述其詳則老母辭焉
李春茂家矣言引龍子至白亭村其母並承指於柩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所種植也指諸雛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
經理也夫夫人以閉塞不歸哀合成疾娘子莫之至矣不幸而
命下葬於此娘子身後葬於十八視龍得其詳號哭于嗟下葬
於三月而賊軍入城毀舍枝占有剝娘子者娘以非禮犯之娘
子不從即投繯死就於後園瘞之矣龍子大慟絕即至銀杏樹
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龍子撫尸大慟絕而復甦乃休
以香湯被以華服費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
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尤原有
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
是出則禱於墳下歸則哭於園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龍子獨
坐中堂展轉不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而有異急起視

胡子衣僧求見妻

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懼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羅
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惻是以今夕與君知聞卅言
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彩鄉也淡
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拖衫悲泣而歌沁
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堂
埋葬親與麻衣夜下孤花晨占喜鵲兩打梨花盡掩扉誰知
道把恩情永斷書信全稀　干戈滿目交輝奈命薄時乖殞禍
機向銷金帳裏猶然慈意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
拼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見往微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淒清悲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
其恭母之勞歎息其殺身之節感嘆不已乃收泪而敘曰
妾本婦流素非良族也就野亂家兵賊則路於墻花人皆可
折惟知倚門而笑豈辨殺投之節有令色巧言酒新笑宿東



家貧而西家猶久習遺風張則婦而李則妻本無定性李家若手下為李家所使漸北禱從之汚非其前要之失操持并曰操履貞敬持節江之儀範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家賢於所哭於所求時觀而豈料丈夫不弔大患來臨毒手強暴夾命以四爾長飲入魚腹武於三更既揚姿松之居又奮揚其一命以隨之一時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堅之操以而以斗心玉決意琢沉若飛蛾之撲燈以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盖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背主棄家愛人財祿而忘君負國者也

趙子樂淛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陷鬼趣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其貞烈即令往無錫宋家托生為男子妾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遲歲月今既見君明日即往托生也君如不忘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驗遂與生入室歡會



欵若平生雞鳴而起下階斂衽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一別矣因嗚咽佇立天色漸明欻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生遽而促裝還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扣焉則果生男子懷姙二十月矣然自托生後至今哭不輟聲抱子見述其事頓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㕛為親戚自此往來餽遺音信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有金氏之子同學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一首吟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教一處栽

吟訖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　懷抱何為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詩罷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擇議親翠翠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秀朗然非門戶之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心而失此一好姻緣也今當許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幼喪母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記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諭日結親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胡



蝶粉身若麝香壓○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蹙

若惜惹蕊頻須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詠詩邀生繼和生遂

次韻而和之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舊仍來訪武陵春仙居憐

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恍輕顰向人循

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賡訖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

也。未及一載張仕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爲其部

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仕誠闢土益廣跨江南北奄有浙東。

乃通款元朝須奉正朔道路始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

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不復還遂遍處尋訪行至平江則聞李

將軍見守紹興及至紹興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則回湖州駐扎矣生來往沿淮備歷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

然此心終不少懈星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



軍方貴重用事威焰薰炙生佇立門墻躑躅窺候將進而未敢
欲言而不敢閽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
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爾閽者曰然則
汝何姓名汝妹年幾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
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誦詩書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記
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閽者聞之入曰府內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
齒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
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
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
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
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
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
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換服之并以帷帳衾
裯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



金生遇契乩做行裁劉氏亦讀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百家經史涉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崛起方響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啟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喜以得為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絕詠曰

好花移入玉欄干　春色無緣再得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上

詩成書於片楮拆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縫紉之將以禦冷

金生倒將求見翠ゝ

哭衛小竪如言持入付與翠ゝ翠ゝ拆其衣而詩見覽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詩亦縫於內以付與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ゝ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同歸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翠ゝ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沈痼翠ゝ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牀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ゝ以手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瘞於道場山麓翠ゝ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託免於他鄉作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翠ゝ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有一



所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翠與金生方並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并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君安得如何在此居止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在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家書以報父母也翠翠得言留之宿飯以吳興之香糯羹以苕溪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明旦遂修書以上父母也翠翠書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蓋者漢月將頹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雞怨耦為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不樂終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胡蝶之夢時移事往



盡其來今則楊素覩鏡而歸妻王敦開閤而放妓[illegible]書跡識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悟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始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矣與其便宜非偶然前驚勝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叮嚀未奉甘旨先此申覆

僕得書遂回淮安父母得其書甚喜其父即備舟與僕令離淮浙迓舜異與而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留宿之處絕無處所則荒烟野草樹木叢林狐兎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則是東西兩培壊土堆耳方疑訝間適有一野僧杖錫而過老父并僕揖而問曰僧言此所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翠墳豈有人居乎僕并老父俄而大驚急取其書而視之乃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已爲

國朝誅戮無從詰問其詳老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

李梅病篤付李將軍

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去矣巾文瀐跳隱蹄匿影潛形不復可求我與汝生為父子死為骨肉有何間焉汝若有靈母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老父與僕卧宿于墳次至半夜將及三更後忽見翠翠同生拜跪於前悲號以拜父泣而撫問之翠翠與生乃具述其事始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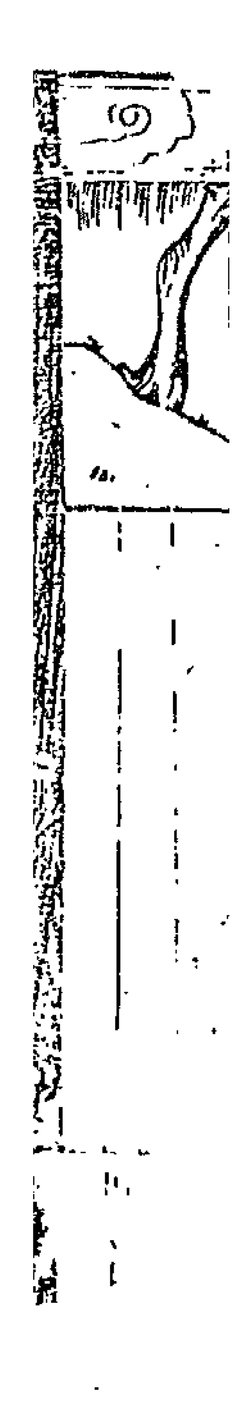
往者禍起蕭墻兵興屬郡不能效寧氏女之死乃致為沙吒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背井抛宗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駔儈之下材雖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閽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勞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夫婦之義絕父母之恩今以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我含冤而繼殞欲求祔葬遂得同鄉大畧如斯微言不盡

父聽言訖大號而泣哀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回家以奉甚爾今汝生相從而去矣吾將取汝骸骨遷於先瓏之下亦



行一遭也父復大泣而言曰汝為何説也翠〻曰兒生而
不得侍奉親闈效而死緣不得首丘況塋然而此地遠致跡而此
適尚静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且在此溪山秀麗
大崇華既已安然非勞所原也因抱侍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
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醴酒饌奠于墳下与漢逵訣而帰維寧
今往來者指為金翠墓云爾

新刊全相新話三卷





新增全相湖海新話大全卷之四

古杭　瞿佑宗吉　編著

龍堂靈會錄

吳江有龍王堂蓋祠也祈以奉事者久故謂之堂或以為石
壁突出洲渚可居者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在吳松右
太湖風濤險惡舟求所匯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風濤靈
異具載于范石湖所編吳郡志元統間有聞人子述者以歌詩
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鬐鬣下垂如一玉柱
鱗甲照耀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
以為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
於楹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宅　棟宇青紅照江渚　歲時奉事莫敢違
求晴得晴雨得雨　平生好奇無與侔　訪水尋山遍吳楚
扁舟一葉過垂虹　濯足滄浪吮塵土　神龍有心慰勞苦

变化風雲快覩覩。鬐尾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錦甃
村中指首朝翁姥　船上燃香拜商賈　共説神龍素有靈
降福除災敢輕侮　我登龍堂共龍語　至誠感格龍應許
汲挽湖波作酒漿　採掇江花當殺脯　大字淋漓寫庭戶
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　笑別龍神指歸路

題畢回舟卧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禮于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亂但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雨聲久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巍峩儀衛森列光逼人不可睇視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劒佩而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又妙廟庭得以光彩倍增是以邀君至此欲致奉酬未定賜看傳言客至王還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容儀閒重其二烏帽青衣風度瀟洒其三則葛巾野服而已公

所覩者孫……中坐王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此一位乃越范相國此一

位乃吳將伍君此一位唐陸處士爾此吳地三高是也王對三客

言子述賦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賞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皆

至實為盛事不期而同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

饌之味皆非世間所有酒至方欲飲閽者奔入告曰吳大夫伍

君將至門王急起迎之既入范相國猶擁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

然作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

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讐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為目立亭館

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坐袁曰子吳之恨寧忍忘之耶

抑欲辱而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

而盜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無得隱矣相國

默然諦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假貢獻之女為謗溺之事此

此副計不以為德吳既以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反與共載而去

洙受命見龍王敘亂

昔太公家而以斬妲己高頴逆令而戮飛華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誅國之不臧也既已戳吳以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蕭何之追韓信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仕不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發散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張子房辭穀而遠引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君吾之上乎相國被說面色如土不敢出聲反之乃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勵筆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讐則吾為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屬鏤之慘終無怨辭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寧於臨死又能逆料招吾

原缺

聞子述與三高會

驅車適故國　掛席來東吳　西風旦夕起　飛霜滿皇都
人生在世間　貴乎得所圖　問渠華亭鶴　何似松江鱸
豈意千年後　高名猶不孤　濟濟神靈府　濟濟英俊徒
雖慙列鼎饌　美醞傾醍醐　妙舞躡珠履　狂吟扣金壺
顧余復何人　亦得同歌呼　作詩記勝事　流傳遍江湖

陸龜蒙亦作漁父詞一闋賦云

生計蕭條具一船　筆床茶竈共周旋　但能雨里敢言鴨
不釣襄江縮項鯿　鼓瑟吹笙傳盛事　倒冠落珮預華筵
何須溫嶠燃犀照　已被傍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屋瓦白玉為門樞屏開玳瑁甲檻植珊瑚珠祥雲瑞靄相扶輿上通三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佇呼玉女捧來盤催喚神娥調瑟律



長鯨鳴巨蛟舞盤吹笙簫擊鼓鼉頷之珠照鱘姐鰕鬚之簾捲廊無八音洪奏雜仙韶宮商響切遏雲霄湘妃姊妹撫瑤琴秦家公子來吹簫蘇姑碎擘麒麟脯洛妃斜拂鳳凰翹天吳祭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爾山之神全所慕曾謁神祠拜神基相國不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中更有天兢生口食杞菊骨骼清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旦皆相迎生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嶠頃刻遍遊八極臨四瀆因知不是池中物飄生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華風待以天廚八珍之異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鍾嚾壺缺必灌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間摸明月

但將詩句寫烏絲留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髀籌交錯但聞水村喔喔晨雞亂鳴山寺隆隆曉鐘声擊往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託照乘之珠奉獻威開求之角覞觶於子述還命使復送抵舟則東方侗然水[illegible]



明朗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許之至元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之後蕩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傍有一古柏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有一鵂鶹鳴其前豺狐嗥其後頃之又有群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卧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群屍競起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即攀緣上樹以避之群屍環遶樹下或嘯或罵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叉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皆青大呼闊步逕至



林下以手撮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啖瓜之狀食訖飽卧骿髏之鼾動地大異自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而逃逃不百步則夜叉已在其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東西兩廊皆傾倒從正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大異見佛背後有一穴大異計窮遂竄身入穴潛避佛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不用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反自撥其禍即出寺而行遥望一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而坐意甚歡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入腳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胾爾即跟蹤哮吼或搏土糞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趁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則不敢越行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



諠譁之聲振動不已須臾月墮不辨咫尺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一鬼窟深谷也寒沙眯目陰氣徹骨群鬼遂憑有赤髮而雙角者有綠毛而雙翼者鳥喙而獠牙者有牛頭而獸面者皆身硃似藍口吐火焰見大異至各相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組繫其頸皮絛拴其腰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人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徒誹謗聖哲是之名也鬼王大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六易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為鬼為蜮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得相遇吾焉得而甘心焉即命衆鬼卸其冠服加以捶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或搏其面或擊其齒鬼乃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自念泥豈可為醬因取身長三丈群鬼即捽之於石床上如搓粉之狀搓手翻覆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長而似竹竿

大異沂流河畔遇諸鬼

焉。衆鬼笑而辱之，呼為長竿怪王。又謂之曰：汝欲耆若成汗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嗔之，長不能自立，為衆所辱，即頓身矮一尺。群鬼又扶至石床上，如按捺之狀，極力一擦，骨咯咯有聲，乃擁之起，果有一丈矣。團聚以巨擊焉，衆又笑辱之，呼為蟛蜞怪。大異蹣跚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請看之。即以兩手提起大異而抖擻之，頃更復舊。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贈一物，所責入間知有我輩耳。老鬼曰：然則何物以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擬雞之角一雙，置於大異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風之嘴，即以一鐵嘴加於其唇，尖銳亦為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水染其髭鬢，鬅鬙而上，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揖曰：善自愛重，向者群小，圖賈幸勿記懷也。大異雖

原缺



也。與言及此,衡慨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揖謝叙以致叮嚀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刊著考古錄、通玄志等書,命工鋟板,鬻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有吉凶之事,禍福之兆,必預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冥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其選。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得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鋟板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心遂欣然許之,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曆間,卜居鑑湖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櫓,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滙,或盟鷗沙際,或頻州

令言遊山水

伊路載柳岸開聲況沿瀏覽觀三十餘里飛者走者得若躍者皆熙其狀貌與之相忘自來自去不復鏡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初秋之夕泊舟千秋楓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雁答於洲渚之間令言獨睡船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自忽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湛湛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泳其內為鴉群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貝闕崗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水綃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侍女二八一執金柄掌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頫謂令言曰處士何來還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之誠約又昧平生何



以有求道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吾乎所以奉邀至此者
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藉卿傳之於世爾乃請
令言登岸 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牓曰天章之殿從
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簟四面皆是水
晶簾以珊瑚鉤掛之簾間約有珠絡間燃香毬一枚蘭麝之氣
芬芳滿室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界乎即人世所謂
天河淡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雖席而
言曰下界愚民与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
瀆褻福無量蒙恩遇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
詳聞以釋愚惑仙娥乃低首斂衽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
孫遊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
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
其源者齊諧多作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
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



詠殢詞梃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似此者不一而足褻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對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其妄矣然如姮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后土靈祠之事湘靈貞賢之詩果有之乎抑未然乎儀娥撫然曰嫦娥者月宮儀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倫焉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雲英之遇裴航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配文簫情欲易生事跡難掩若此世人詠月之詩曰姮娥孀婦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巫峽之句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



純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有弄妻之說瑞蟲之事而反以狐眠嫦娥伯倚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亦何因而至以妖媚指爲交雉之樂聲之椎席之褻慢天瀆神莫此爲甚瀨君夫人命辭之耶陵方之曰蓋已若矣李群玉者果何人歟敢以妖邪之詞泪於黄陵之廟曰不知精魂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可遇引歸其身誕妄孽誣名檢掃地存士之律君人不敢言房則天之惡故假此以訕之舊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常啟年少飛閣寄浮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揣摩言撰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李卿至此悉爲白之毋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黄口之流言絕之玷也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誣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何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

凌亨受瑞錦於府邸家

乃玉府仙娥謫於人間監作且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焉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日初生大星漸落雞三唱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而示焉撫玩移時改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曰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蔥蔥而起以塵覆之則自璣揚而去以為帳幄則蚊蚋不敢而入以為衣服則雨雪不能濡蔽以御之不必挾纊而煖盛夏張之不必納涼而發風矣此乃天孫之錦乎所謂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從何得此來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笥峰者顏貌紅澤雙瞳炯炯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迹



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杭州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過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趙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而問之曰女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趙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親相昵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有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何處女子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而知問我也女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趙源意其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子有慚色



數夕不至及再來趙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
婢某侍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
乎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
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與君非今世人亦非
有禍於君者蓋宿數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
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女少善奕棊
年十五以棊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
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
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
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
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趙
源亦為之惻然久之乃曰審若此則君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
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



善其教六奕盡得其妙凡平日以其奕稱者皆其敵也每按
堅舊時其所與奕者坐卜其詳實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
皆侍適有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
年秋壑曰汝原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无言逾時令人捧一
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
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賣之大學有

昨夜江頭湧碧波　滿舟都載相公鹺　雖然要作調羹用
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
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　豢養湖山不出征　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遣戍　又嘗齋云水千人其數已足又有一道
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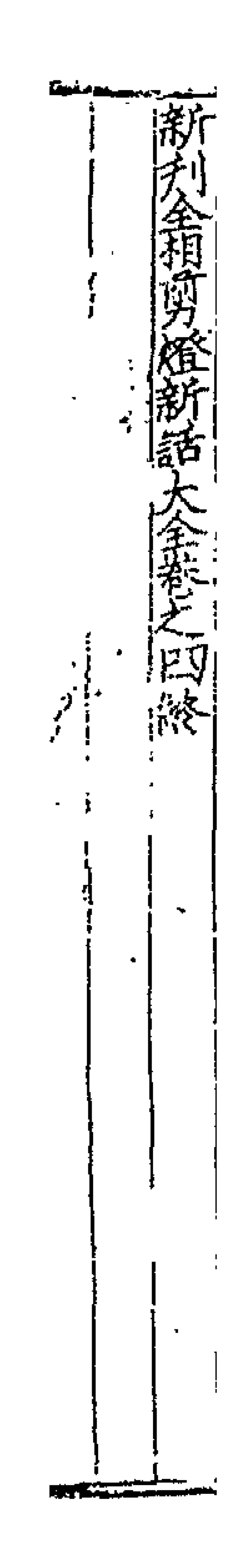
源被酒以言辯前事

不得已於門測窺焉家醒擲其缽於案而去晨將缽力舉之不動啟於秋鑒有往挈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遲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稍人泊舟蘇堤時方盛暑臥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盖物亦以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尔源固未之信及其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与君言之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蹈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



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兹志願足矣請從此辞毋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向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櫬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尔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正德辛未孟秋
楊氏清江堂刊



新刊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四終

商生同父宦遊

新增全相湖海紀聞剪燈新話附錄

古杭瞿佑宗吉 編著

建陽縣知縣 張光啓 校正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其鄰近則弘農楊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采采與生中表兄妹也浦城已沒商氏尚存生少年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丱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共戲於庭爲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汝宜益加進修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爲好也汝父母樂聞此言卽欲婦之而生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過中秋夕也家人會飲沾醉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垂陰婆娑花方盛開月團香氣馥馥生女私於其下語曰

是後女年稍長不復過生每歲節伏臘僅以兄妹之禮見
堂而已閨門深邃莫能致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始開女以折
花為名以碧瑤牋書絶句二首令侍婢秀香遞以授生囑生繼
和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　幾度風吹到綉房　自恨人生不如樹
朝朝腸斷在西牆。秋香亭上桂花舒　用意殷勤種兩株
願得他年如此樹　錦裁步障護明珠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答付婢子而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　猶有餘香在舊袍　記得當年同攜手
秋香亭上月輪高。高栽翠柳隔芳園　牢織金籠貯彩鴛
忽有書來傳好語　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驚喜欲狂但翹首
企足以待結褵之期而已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疾恐生
不知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題絶句于其上令婢持付以贈



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裹頭　眼波嬌滴滴睢秋　風流不與愁相約
絕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尚鄰張氏兵起三吳擾亂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之　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千載吳元年間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與母居錢塘故址遣僕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剪綵花二盒蘇綿胭脂百餅遣蒼頭賫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己意託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室開彩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趄於門遽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進入詢問動靜顏色慘怛云頭將以二物進與女怪其無書畧蒼頭具述生意以告於女上

命侍婢遞淺斟授生生抑塞不能致辭遂以酒餚待之約其明年再來叙話春頭

令而往女剪烏絲欄脩簡付回遺生曰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夫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強食存遭禍亂十載于兮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逋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慮行露之沾濡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欲逕行不諒則滿潰莫知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顧伶俜之弱質值花柳之衰年往往對景閑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懽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盈耳畔余求後幽夢雖〻一訖才歎驚魂又散視終究之識隽知憔悴之因即悵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度豈意高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推回餘光而反照採葑菲之下體記離居之微敬後致輝肖之華膏存之飾衰容頓改厚惠何施雖待愿私愈增慚悚而況遐求形銷躰削食減心煩

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凡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及當結伉儷於來生以續婚姻於後世不能銜鳴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覽君或察其辭而恕其意使舊恩綈袍戀德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詩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　只怨干戈不怨天
兩世玉簫猶再合　何時金鏡得重圓
彩鸞舞後腸空斷　青雀飛來信不傳
安得神靈如倩女　芳魂容易到君邊

詩訖付回與來人遂與生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　長記中秋半夜天
鴛枕沁紅妝淚濕　鳳衫凝碧唾花圓
斷絲無復鸞膠續　舊盒空勞蜨使傳
惟有當時端正月　清光能照兩人邊

并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月蓋終不能忘



寫志簡求女情緒情焉予小生之友山陽瞿祐備知其詳既以理諭之復製滿庭芳一闋著其事詞曰

月老難憑星期易阻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玉擬弄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蕊煙條尋春晚綠陰青子鶗鴂已無聊藍橋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悵歡蹤永隔離恨難消回首秋香亭上双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还他未了腸斷可憐宵

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知義者聞之則黃衫裘成決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附錄終


清江書堂
鬼恠異張施之蹟
繡還魂記
剪燈餘話
究神仙幻變之

丁巳正月十七日卯時謹占一課其辭曰時

可圖奇勢可成為山端的自江陵扶持

總賴青雲客龍躍于淵象有微召子

困厄潦倒之時忽昇此橋赫煊騰之象

望梅畫餅 又勞南村一度矣 寒雲